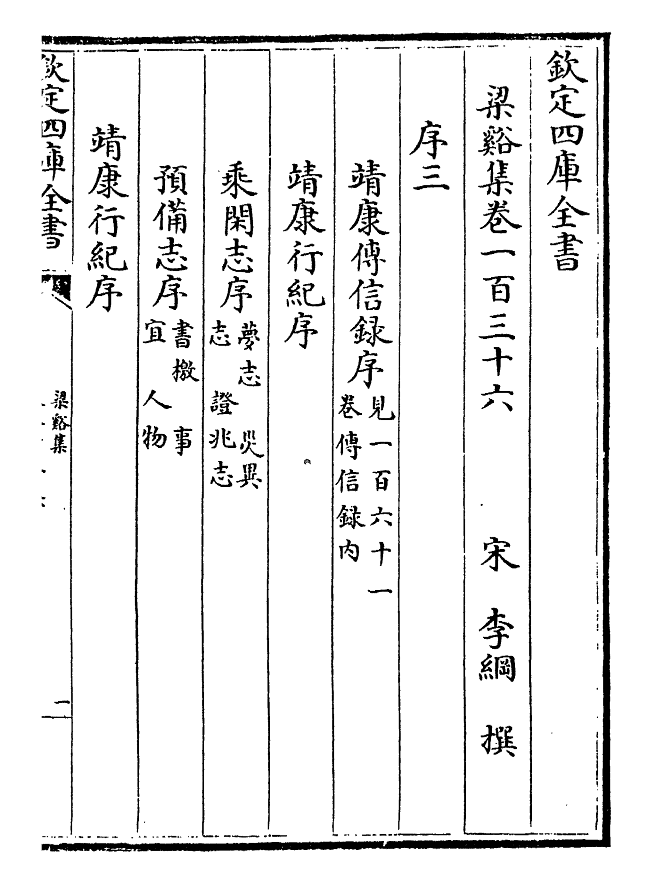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六　　宋　李綱　撰

序三

靖康傳信録序 見一百六十一卷傳信録內

靖康行紀序

乘閑志序 夢志災異志證兆志

預備志序 書撥事宜人物

靖康行紀序

余自靖康改元之初誤蒙異恩擢與大政實總兵事心勞形瘁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歎其秋九月得請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即丐宮祠歸梁谿十月抵家一宿湛峴兩遊惠山蔭長松坐怪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詠便覺神明頓還舊觀久之聞有建昌之謫即日命駕過虎丘臨劒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為別渡錢塘江經嚴陵瀨自三衢入江西歷

上饒弋陽遊龜峰寺道金溪抵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
聞有寧江之命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
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井復遊玉隆萬壽宫觀許旌
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覺景物清絶道龍虎山望仙巖
如雲煙綿聯千態萬狀不可模寫次鄱陽上高遊九峰
寺山正如惠山而林木蔚然深秀使人悵然次宜春遂
由萍鄉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
二年仲春之初也聞江陵為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

有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之命道路阻隔
王命不通未敢以為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
實乃拜命又聞突騎自去冬再犯畿甸有金人登城歛
兵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涕淚横流即治裝牽
湖南兵入援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將詣元帥府
以趨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今繚
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幽懷壯志時發于文詞之間
身勞而心適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艱難而已今復僊世

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見聞所施爲所會遇日著于篇爲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丁未歲孟夏十有九日梁谿居士序

乘閑志序

夢志

周官太史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先儒謂無所思慮安然而夢至于喜懼憂噩之類感於物而得之非所以

為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心之靈
緜亘今古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欠無餘聖人了之無
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增故能通達宿命過去未來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迷之為欲慮之所昏而此亦
不減故於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顯發種種未然之相
或以己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夢己今日之所夢異日
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豈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
耶此周官之所謂正夢也至於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

有所憂噩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
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遂夢
乘車建曲蓋而為將帥又如病者因擊門之聲而念鼓
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遂夢作樂而飲酒燕樂列
禦寇亦言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
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
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柩不祥之
物而反為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為利祿而世間

一切有為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言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世占夢之法𤨏然亦有曉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余自幼年所夢多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于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曲折若合符契如靖康之事皆夢於十數年之前親舊飽聞而厭道之既應莫不駭異而不知

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閑近憶數十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余方在大夢中而屑屑然書此豈不為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為者而況大于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人保身而忘國至于無所不至豈非其大惑耶茍知分定而視國如

身視人如己勉于義之所當為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為無所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府藏平則身以之康強德政脩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于身失于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于其色形于其脉者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于燮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

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脩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為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説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尊諛之臣謟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加恤又從而為之辭遂使時君世主

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積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於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證兆志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為即人之所為人之所欲即天之所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寢明寢

昌實天啓其心國之將衰君暗臣劣庶事皆廢寖微寖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於其間猶之農也是藨是蓘盡其四肢之敏于田畝實天相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懋遷有無肇牽車牛遠服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羸至于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于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以謂一切分定而廢人事言人者以謂悉由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古有國家興衰之數曷嘗不係

乎天然而或過其歷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光武有赤伏之讖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能信任忠良駕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信所當疑疑所當信則全盛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國家自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授垂二百年規模超于前古德澤浹于民心迨崇寧大

觀以來小雅盡廢故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夷狄交侵中國以徼然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以至朝廷之所崇尚閭巷之所謳謡未來之故若合符節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顧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著者次第于篇

預備志序

書檄志

唐陸贄有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悍卒讀之莫不流

涕德宗反正贇力居多今夷狄内訌王室危墜九廟陷於兵火而存亡未可知二聖幽於沙漠而安否不得達卒伍化而為盜賊丁農轉而為甲兵商賈阻絶而不通士夫奔竄而失職西北殘于金革而民情離東南困于調發而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一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危急天意人心去就之際也幸有賢主總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夫傳檄四方號令遠邇以援中都以援海㝢言不得不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

盡誠不得不至庶幾人心感而天意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已也如是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為法作書檄志

事宜志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于天下亦貴於變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況乎遭非常之故而可以常

法待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獘而銷藩鎮之權出治以文而偃天下之武典章文物之所布綱紀號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至于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託紹述之名為保寵之術耗蠹邦財斬刈民力士風益壊軍政不修敗歡盟結邉釁迨宣和之末天下之獘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矜無藩籬賴淵聖皇帝新即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賊以退師是宜朝廷之上一

德協心略他故而以治兵防邊為急務也奈何狃于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不加恤議論規畫稍越故常則阻難排抑不得施行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容諳而巧詆之以是為非變白為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于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為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金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再圍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號令半年不聞四方盜賊所至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小

人之禍至于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不相侔何啻數十百倍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敵出于夷狄而非出于中原州縣之盜出于潰兵而非出于民庶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用安民心選任將帥整治軍旅枕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衛文之政則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有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浞羿而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況我有宋土宇之廣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貴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孔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白以寄軍政而為五伯長商鞅說孝公以令必行而為七國雄其謀皆定於始見之時況欲加於數子者乎雖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雖使伊周復生恐亦不能有所補也取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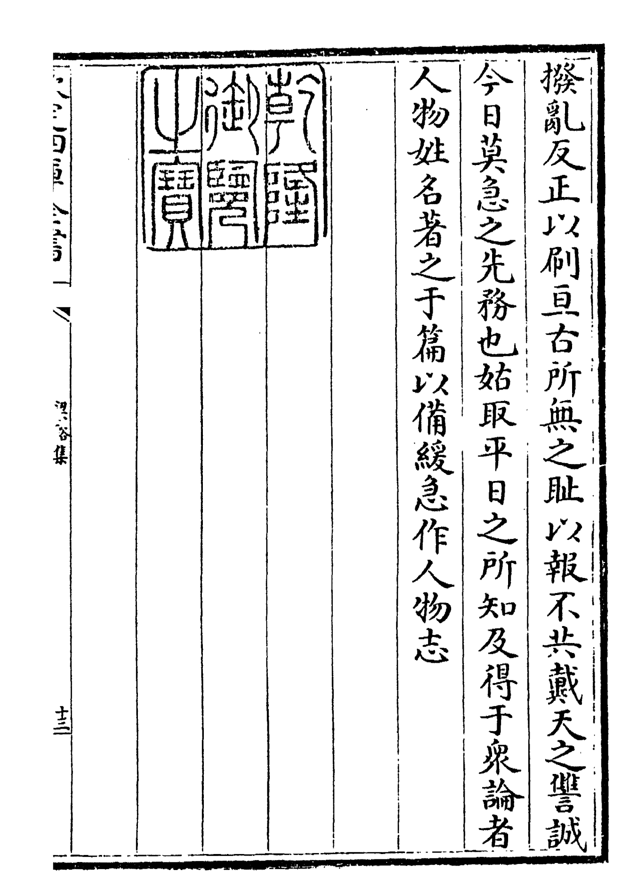
宜於今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

昔晉祚中絶中原陷于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為腹心有周顗刁協戴若思以為股肱有賀循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郗鑒甘卓以據要地有劉琨祖逖以恢遠略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玄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之人故能締搆群材贊襄中興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抗石勒之鋒敗苻堅之師折王敦之逆

平蘇峻之難保有東南垂百餘年人物之不可無也如是今宗社艱危河北河東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于敵讐或割據于豪傑則逼邇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巡幸之事以權一時之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于此時也前日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既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妄庸處州縣冗散之中者未易識拔則今之人物所以為輔相帷幄之臣所以為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

替之任所以當師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將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以祖宗涵養之久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為無人然而事迫勢急兼收並用棄瑕録善舍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不復行虛文而施實績民庶不復聽虛諂而被實惠夷狄不復侮虛聲而畏實威則求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專信之不可不篤庶幾可以濟危圖安



撥亂反正以刷亘古所無之恥以報不共戴天之讐誠今日莫急之先務也姑取平日之所知及得于衆論者人物姓名著之于篇以備緩急作人物志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黄熙純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七
宋 李綱 撰
序四
漢唐三帝紀要録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送蕭建功秀才歸臨江序
迂論序　湖海詩集序見第十七卷
唐朝賢將傳序
雪峯真歇了禪師一掌録序

漢唐三帝紀要録序

臣竊觀自昔人主履創業中興之運必有英偉之材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定功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必有明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為異説之所惑必有寛大之量以保衆然後規模宏遠而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終始無間而足以大有為所以肇迹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大勲為神民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其人也高祖當秦之亡仗三尺劒驅馳馬上以與項籍爭天下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敗師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為之挫而卒亡楚凡五年而定帝業光武起南陽以數千烏合之卒破尋邑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志不為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太宗乘隋之亂起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

任使聽言如不及將韓信於行伍得陳平於亡命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輟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軍灞上婁敬一言則趨駕關中故能因羣策以屈羣力而大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萬里之外馮異獲于俘執而建方面之勲鄧禹杖策謁于軍門遂定大計採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聽邳彤之計而不棄信都故能威讋靡抗動輙如志而太宗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三

帝之所同也司馬遷稱高祖常有大度寛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宏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寛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慢侮然待蕭曹子房陳平容侍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入卧内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

則誠一之志三帝皆然夫有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于謀而寡于斷有英偉之材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于慮而傷于專英明備矣而寛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亦未足以優於天下故四者兼備德盛業鉅則能混一區宇身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則能割據一方粗成霸業者魏武吴蜀之主是也由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概可觀矣至于英不足而為弱明不足而為暗無寛大之量而狹

小無誠一之志而多疑則亡國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惟皇帝陛下英明之姿寛誠之德得于天縱與神為謀而臣幸獲日侍軒墀仰聞聖訓竊歎絶德清光非臣下所能跂及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強盛之日百度未舉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自得聖心循焉以馭駕群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宋中興之功不難也臣輙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史者次

第編集删其繁文掇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録敢塵睿聽以備乙夜之覽庶幾螢爝之光裨日月之照燭涓埃之細助海嶽之深崇以古為鑑揆今之宜或有取焉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謹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脩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説然廣博妙圓極諸經之壼奥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德造立疏抄論讃皆為人解説然精深條暢為華嚴之指南

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重攝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于一念之際毗盧遮那之所建立文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欠闕體之者以一毫含法界契之者以一悟證無生而地位階級因果功用歷歷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為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

諸經之壺奥也合論明諸法之本原會歸于一如泛巨海浩無津涯必觀星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至入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十地諸大菩薩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密互為主伴其間妙寶種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融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為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礙故廣博而妙圓微合論無以知華嚴本末之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

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于大方之家也讀華嚴而不觀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甘石之書無以知災祥之旨也可乎哉然華嚴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為二書部帙浩博既不便于觀覽又艱難于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為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布沙如蠶種子匀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即以施之異時一大部經極一負荷之

力所不能舉者今歛而小之不盈數函攜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塵中有大千經卷具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為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證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

送蕭建功秀才歸臨江序

入芝蘭之室者久而不知其芳遊鮑魚之肆者久而不知其臭蓋其薫蒸漸漬之久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是以

君子謹乎其所與處也臨江蕭生不遠千里訪余於湖外視其貌粹然而温厚聽其言毅然而勁正觀其文蔚然而條暢究其學淵然而奥博而又樂善好問憮然有不自足之意蓋生嘗從了翁遊甚久又與李先之雅相厚其所與處者如此宜其薰蒸漸漬如芝蘭之芳而不自知也然生之質美矣要須更歴世故以鍛鍊之其美乃成精金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百鍊而不耗也士方平時論議未嘗不有餘暇出而臨事爵禄誘乎前禍患恐

乎後不變其所守者幾希至于禍福不足以動其心而惟所學之為行若金百鍊而不耗者了翁李先之其人也了翁平生顛沛患難幾三十年氣不少挫惟生民之為念而國事之為憂李先之一為小人之所陷困于州縣志不少衰其學問至老益篤而二公之道卒光明于今彼臨事而變其所守者雖媮取寵利皆湮沒而無聞卒亦何所得哉生行且仕矣其亦觀二公之所以處己而遊世者以為法乎若余者無二公之道學而有憂患

將何以副生遠來勤劬之意耶于其歸也姑以生之所知二公之所以艱難困抑久晦而乃光者告之且以識別建炎二年十月晦日武陽李某序

迂論序

梁谿病叟當建炎初待罪宰相纔兩月餘以謩畫多不合又所薦引將帥同列不以為然沮斥之爭弗能得方時艱難不敢貪寵備位妨賢路以誤國事三上章乞罷相庶幾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天子度不可留

從之以觀文殿大學士領洞霄宫將歸老于梁谿之上守墳墓窮山水之遊以終其身而讒者不已其言醜恠肆為巧詆聞者駭汗頼天子睿聖有以察其不然姑褫職俾居諸宫坐食廪禄而處江湖善地徳至渥也閑居杜門謝絶賔客念恩省咎之外無所用心則取古之君臣賢士大夫與夫姦邪佞諛亂臣賊子其所施為是非成敗治亂興亡之跡可以垂鑑于後而今之事宜所當變通于昔者極其理而論之其意以謂身既廢放不得

展盡底藴以濟國家之急姑以智慮所及載之空言以俟後之君子亦不為無補然承之廊廟既已嘗試其拙矣則其所論蓋亦淵跡而不足以取合于世故目之曰迂論昔孔子欲正名于衛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而孔子告之以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夫民之無所措手足乃在于名不正數變之後則自子路觀之宜乎以為迂然必欲為政使刑罰清而民服非正名不可則其迂也乃所以為要歟余之論固迂矣

安知後世無拙如我者有取於其説而反不以為非乎辭務達故無飾説理務暢故無隐情隨意所得而著于篇故無先後之叙覽者察焉建炎戊申歲仲秋朔日序

唐朝賢將傳序

為將之難非料敵制勝陷堅摧衆之難權重而不驕功高而不伐上承下撫善始善終之為難也韓信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一有驕伐之心而高祖疑之關羽張飛皆萬人敵羽喜犯上飛喜刻下蜀先主知其必不

能以自全由是觀之立功立名未若保功名之懿也唐有天下將臣為多在太宗時當創業之初削平僭偽制御夷狄則有若李靖李勣在肅宗時值安史之變戡亂定功中興王室則有若郭子儀李光弼在德宗時遭奉天之難剪除叛逆光復宗社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皆能奮忠勇攄謀猷感會風雲勒勲帝籍號為大將之賢者至議其優劣則勣不及靖光弼不及子儀瑊燧不及晟何哉靖謙退知上恂恂如不能言以沈厚稱而勣嗜

進不已尊高宗以立武后幾危唐祚其識不足稱也子儀朝受命夕引道崎嶇讒譖間不辯自明而光弼間隙一開卒不復合至憂憤以死其誠不足稱也晟策吐蕃多詐不可與盟而瑊燧信之以有平涼之辱其智不足稱也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得不論至爲將大畧能以功名始終豈可不謂人傑哉尉遲敬德憤厲爭功一鬭太宗訓勑折節自脩杜門謝客奏清商樂以自奉能改過矣李大亮宿衛之忠裴行儉蘇定方術畧之奇秦叔寶

薛仁貴李嗣業搏戰之勇高崇文紀律之嚴王忠嗣執守之固李抱真訓練之精張萬福樂善之篤李光顔愬謀慮之决皆凛然有賢將之風故録次諸傳為上下卷表而出之庶幾覽者以古為鑑得見賢思齊之義云紹興二年仲春二十二日序

雪峯真歇了禪師一掌録序

自達磨流通正法眼藏如一燈分百千燈以心傳心雖法無南北而機有差别其歸一也雪峯了禪師得法于

丹霞淳淳得法于芙蓉楷傳曹洞宗旨門風孤峭壁立千仞有所施設皆被上機非中下根器所能窺測了公自號真歇昔演法于長蘆今開席于雪峯學徒雲集從之者常千五百餘衆叢林之盛所未曾有隨機提令應病施方有作者之鈐鎚真良醫之藥石一言一句皆示空刼中眼目非苟然也其徒集機緣語句為一掌錄以初得法由一掌故錄成以示梁谿病叟病叟讚歎為説偈言其一曰真歇頻遭遭一掌大愚肋下築三拳自從

黙契宗風後顛倒縱横總是禪其二曰正令全提上上
機學人到此莫驚疑直須吼裂野干腦始是金毛獅子
兒説偈畢以其録歸之因書其語置篇首云紹興四年
歳次甲寅二月朔序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七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綱　撰

序五

五峯居士文集序　　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道鄉鄒公文集序　　論語詳說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五峯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信哉士達

則寓意于功名窮則潛心于文翰故詩必待窮而後工者其用志專其造理深其歷世故險阻艱難無不備嘗故也自唐以來卓然以詩鳴于時如李杜韓柳孟郊浩然李商隱司空圖之流類多窮于世者或放浪于林壑之間或漂沒于干戈之際或遷謫而得江山之助或閑適而盡天地事物之變冥搜精鍊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謂能泣鬼神而奪造化者其為功亦勤矣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非偶然也故尚書考功員外郎翁君諱挺

守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發器業夙成年未成童已
知聲律能賦詩有驚人語及長該極羣書貫穿今古落
筆即數千言既而遊行四方渡浙江寓淮楚窺衡湘觀
光上都宦遊趙魏之邦盡友其豪俊以故為文雄深雅
健淵源浩博能備衆體而尤長于詩其五言七言屬對
律切風清調深其古風歌行渾厚簡淡凌厲奮發絶去
筆墨畦徑間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方是時朝
廷以經術造士士皆趨時好以取世資而君緩步濶視

於其間獨有能詩聲如內翰毛公友一時名人多稱道之然君早遊國庠屢冠多士聲華籍甚而名不題於鴈塔晚登仕版對揚文陛受知人主而位不過于星郎觸時相怒竄逐流離得病以死而年僅踰於知命身之窮近世鮮有與君比者平生所作數千百篇悲歡感慨一寓于詩以發之奇辭秀句膾炙人口詩之昌近世亦鮮與君比者身不窮則詩不昌物莫兩大豈不信然自經兵火盜賊之後散失者十之六七嗣子顏之收拾編類

於煨燼亡逸之餘得古賦若干古律詩若干雜文若干
釐為若干卷號五峯居士集以余與君為外兄弟丱角
同硯席情相好也遣人致書求為之序余嘗觀唐李賀
號為俊人高軒過之作在其稚年韓愈皇甫湜皆愛重
之歌詩之妙獨步一時以父諱之故不得舉進士坎軻
以終年未壯室平時負古錦囊以出得句輒投其中暮
歸足成不知凡幾何篇仇嫉之者盡委糞壤今行于世
纔數十首則賀不特其身之窮而詩亦窮也君雖不幸

其年其位具其詩文之所存過賀遠矣然賀詩得杜牧序而名益彰余雖欲序君集憂患衰疾文思凋落不能如牧之揄揚稱述曲盡其情態以取重于世誠有愧焉耳方命朋舊之愛慕君者求君之殘編斷簡於四方繼成卷帙使珠玉之珍不零落蘭菊之芳垂無窮庶幾以此答君相與之意云紹興四年四月七日具位李某序

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

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黄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羇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于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

如生乎其時犂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僊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寖失舊文烏三轉而為馬者不可勝數長慶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慶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黄塗改

手跡如新為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

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甲寅六月朔序

道鄉鄒公文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胷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

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為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骾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

建中靖國間名遂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
而氣不為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
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
其文章高明閎遠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
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
子柄桂集公平生所為文得賦若干古律詩若干雜文
若干合為若干卷而諫省章疏又別為一集將鏤板以
傳于世求序于某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

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寖興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于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

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為當然至崇觀政宣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横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豈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慕仰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序

論語詳說序

孔子之言傳于後世者序詩書論禮樂易有彖象繫辭春秋有褒貶筆削與曾子論孝者為孝經其家之所傳者為家語而對國君卿大夫教羣弟子及相與問答之言則有魯論語二十篇盛哉聖人言之著也自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經之外家語擇焉而不精獨論語精微衍奥皆道德仁義性命之旨當時記言者有法溫潤博雅粹然成一家言蓋聖人以其治心脩身正家理國之要設

教以為人其于問答之間隨機接物以誘其心應病施藥以救其失故問仁者同而告之者有淺深問政者同而對之者有先後或抑或揚以發明其道或進或退以矯揉其材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真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折衷而能言之類莫之能加也其諸弟子有及門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而問答之間或言出而理解或告往而知來或至于無言然後喻盖根器有利鈍而造道有精粗不然至于顔閔游夏曾參有若之徒其言亦

皆足以垂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則師友淵源聖人之澤深矣故相王文正公旦每以錦囊貯其書觀畢則親緘題之同列疑其為秘方異書也竊視之則論語怪而問其故公曰此皆聖人之言治心脩身之要吾輩行己有愧于此多矣先進之尊道畏聖人之言如此而今之士大夫特以為科舉進取之資過則不顧又以為童稚初學之書不復精考得不又有愧于文正公之言乎近世學者皆宗王氏之說時有得失而自先儒以來亦有

訓釋失聖人之旨者如井有仁焉其從之也為赤子匍匐將入井之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為歎逝之逝傳習謬誤其類寔繁余謫官多暇與次子宗之講說頗是正之因筆其言而成書目之曰論語詳說夫愽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推明聖人之旨說之不患乎詳而反說約者在乎自得之而已顧學識蕪淺不足以窺聖言難知之奧豈敢傳諸學者姑以訓道子姪開其童蒙可也舊以兩字命篇如學而述而之類體

制不雅輙取篇之首句易之效老子名章之義釐為二十卷書始于武昌郡以建炎戊申之仲冬成于鬱林郡以建炎己酉之仲夏改定于長樂郡以紹興甲寅之初秋云具位李某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于道德仁

義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綈章繪句以祈悦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為文章後世讀書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

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専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于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

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横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事三朝欝為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

所為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為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為二

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為之序㝠告之曰太上有立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為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為無補于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疏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輙敢刋行遺文用圖不朽頗丐一言以發明之㝠義不得辭勉副

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為之則將有訐儒以為姦者而況于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為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為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愽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為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

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趨嚮哉公諱襃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

桼谿集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綱　撰

序五

建炎時政記序見時政記一百七十八卷内

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序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佛印清禪師語録序　中興至言序

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序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降制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備位近司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録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寓居長樂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後時政記進御某已遵依詔旨以省記

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繕寫上下兩策詣通政司投進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歷朝廷降下所省記到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表劄批答並未抄録赴館請編類前來參照某已遵稟將建炎初除罷制命誥書批答辭免稱謝表劄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成四卷竊惟皇上紹大統于國家艱難之

際即位之初首蒙考慎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某材能謭薄識慮迂疎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奉身以退雖懼患難保全至今日深慚懼今者既蒙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畧又承史館移牒使編類首尾之詳檢閲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萬分之一或有取焉謹繕寫成兩册繳申史館庶幾可備直筆採擇信垂萬世謹序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丹霞宗本師幼遇異人能預言災祥其名籍甚居邰武之瑞光巖十餘年一旦起行脚心盡棄舊所得絶口不復道為此一事徧參諸方遊泉南值杲禪師寓佛日菴叩問宗旨言下自謂有悟入處其後杲公住徑山師歸舊隱欲復往從之遊道長樂見溦谿翁語之曰子去瑞光巖幾日矣答曰六年翁曰方舉足時已合喫三十棒如今歸去拗折拄杖向折脚鐺中罨飯度日猶較些子

若也未然却請飽參到徑山為我致問杲公雖未識面妙圓光中已相見了也有一轉語託丹霞呈似便請寄箇消息來切須急道此外珍重戊午歲十一月晦日梁谿拙翁序

佛印清禪師語錄序

崇寧間余侍先公太師守官京師時佛印清禪師住相國之智海道價特高學者雲集先公暇日多造其室余亦侍行辱知照甚厚至大觀庚寅歲禪師遷化賜塔名

曰眞寂之塔先公爲之作銘有曰水滴漚生雲收月白
都城東郊塔有眞寂者銘文之卒章也後三十年歲在
戊午余寓長樂有前住䕫陽雙池道腴長老來謁出禪
師語錄三卷將刋板以傳叢林求余爲序追念智海遊
從怳如昨日已閱一世悵歲月之易流悼善知識之不
可復見也覽讀愴然因序之曰禪師法名智清俗姓葉
氏泉之同安人年二十有二出家受具戒即知有向上
事徧遊諸方參問宗旨最後見道林祐禪師舉幡風非

動仁者心動風鈴不鳴我心鳴耳之語因展鉢次有所悟入以頌呈祐祐可其所見亦作頌以印證之自此機鋒迅發禪苑歸仰初住蘄州五祖山法會之盛震于江淮紹聖中智海虛席有旨命禪師住持再名入禁中對御陞座舉揚宗風賜號佛印住五祖智海合二十餘年今此所録皆禪師平日升堂入室接引學者機縁語句發明心地法門開示佛祖言意可以利一切而傳無窮者也余嘗觀佛祖以心傳心無文字相不得已而有言

句所以安心治病者何其簡易也去本既遠派别支分
傳法者拈花摘葉務為新奇以相眩惑學道者口習耳
剽遞相模倣以為飽參千差萬别不勝其繁而此道日
益微矣禪師語句自胷襟流出不事雕琢而自然成文
不說義理而自然契道會歸有極中邉皆甜足以發明
佛祖之深心開導後人之正眼余知此録之流行有補
學者蓋不可為量數也道腴行年將七十以門人之故
久要不忘能使此録復傳于禪師示寂三十年後亦可

謂賢也矣與夫今之士大夫交游之久以信義相期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勉作序以塞其請盖亦有感于此至禪師之所履踐施設則先公所作塔銘道之詳矣此不復云紹興八年十一月三日序

中興至言序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革夏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厲王

之後興衰撥亂周道復行光武當漢歷中微恭行天討
炎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競藩鎮僭叛征伐
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駕御英雄勘
剪勍敵肇造區夏固為難矣而中興之主視之為尤難
者豈不以紹將絶之統承極亂之餘或為夷狄之所憑
陵或為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天步艱難綱紀廢壞
法度陵遲人材衰微物力凋耗振而起之尤不易為力
故耶譬猶大厦之傾支扶顛危補苴罅漏與夫經營創

建者蓋不倖矣然亦有僥為于創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士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亡者可以復存叛者可以復屬以弱為強以微為盛疾若俛仰譬猶巨室中衰田園僕隷不幸為有力者之所攘其賢子孫能竭力以料理之則曩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奮空拳仗一劒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恭惟有宋膺受天命薄海内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

功極熾而豐遺孽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謀臣弗臧馴致大變實由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始務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致譬猶康強之人負恃壯盛蔑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沴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毒藥攻治而顧用參朮和之以圖安全何可得哉皇天祐宋眷命陛下為神民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以圖之之道猶有未至耶臣以愚陋誤蒙眷奬嘗加考驗材

跡分薄自取顛隮曲荷矜憐不棄遐遠昨者被奉詔旨條具邉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己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輙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覽臣之意以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機所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精神心術之運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勲乃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于治兵故以治軍旅篇第三軍旅

之興莫急于財用故以理財賦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
形勝之地以事攻守故以審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
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
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有臨機應變之術故以察機權
篇第七必有料敵制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
為此者將欲討僭逆禦強敵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
臨四方而已必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
復境土國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鑾輿以天下養

昭陛下孝悌之德故以議奉迎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又有目焉各以類附于篇末辭旨蕪淺雖不足以裨廟算之萬一亦臣之畢精極慮欲問報聖恩拳拳之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為喻以感悟文帝班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太高惟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惟務當理引古以證今自下以及上竊自比于賈山故以中興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機之暇留神采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自修政事

篇後儻有合于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不

勝幸甚紹興五年月日臣某頓首謹序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九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

宋 李綱 撰

贊上

洪崖先生畫贊

雙林善慧大士録贊有序

瑞芝贊

梁谿真贊

梁谿四友贊歲寒 虚心 幽芳 綵華

瑞光巖立化雀贊并序

繡觀音贊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并序

綵塔贊并序

富鄭公畫像贊

如如軒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氳隋唐間人隐于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朮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人多繪以為圖蓋有道者也為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朮藤葛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雙林善慧大士録贊有序

昔長者維摩詰具善巧方便居毗耶離城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攝諸衆生以慈悲喜捨作諸佛事雖為白衣居家而奉持律儀不著三界雖示有妻子眷屬而修諸梵行常樂遠離其辯才無閡則現身有疾如

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無上道心諸菩薩大弟子衆皆不堪任詣彼問疾雖文殊師利亦云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有如此者其遊戲神通則能以方丈之室容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之座而不迫迮示遣化人以衆香鉢取滿香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會不起于座斷取妙喜國土山河如陶家輪及持華鬘示一切衆不可思議有如此者故佛書以為金粟如來不其然歟惟雙林善慧大士應世闡化之跡何其似維摩詰也

豈獨以六度攝衆生以四心作佛事以白衣居家而奉律儀有妻子眷屬而修梵行為似之耶至于辨才無閡其偈頌言語深達實相遊戲神通其顯示變化不可思議亦與之舉相似然故嘗自謂彌勒化身而行道山中常見七佛引前維摩接後者良有以也唐人樓頴集大士應世闡化之跡以為之傳文字繁頴無以發明甚深難解之義今右文殿修撰羅公以無盡智參訂其書芟除潤色又為序以表出之而大士立言行事燦然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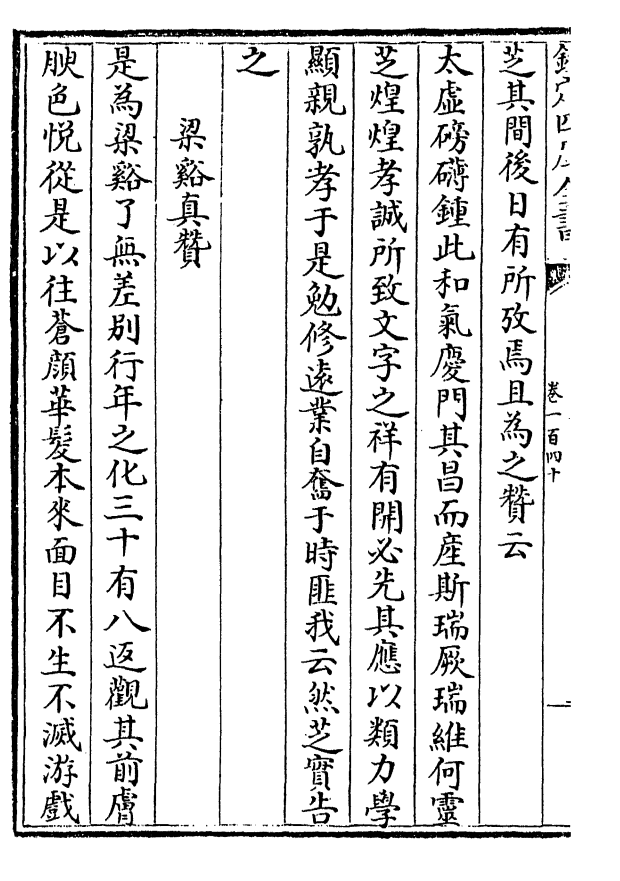
讀者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其于助發第一義諦豈小補哉暇日以其書示昭武李某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再拜稽首以偈贊曰
彌勒樓神兜率天下生此土猶久遠化身無數在世間善慧大士乃其一手中深秘菩薩行而外示現凡夫相佃獵漁捕悉與同娶妻生子亦復爾忽然照水知宿因本來神智皆具足雙林淨土坐道場說法度脫無量衆為欲化導群生故六度四心為依止田園廬舍諸器用

奴婢妻子亦棄捐而以營修大法會盖行布施攝慳貪
強夫暴客與魔民豪奪追逐共誣謗更以軟語安慰之
盖行忍辱攝瞋恚精進攝諸懈怠者晝夜行道不休息
持戒攝諸毀禁者敷草而坐食麤糲智惠禪定無有邊
攝諸癡亂亦如是慈悲喜捨救衆生微妙宏深難測識
雖依如是衆法門亦不於此而常住辨才演說無滯閡
譬如空谷中荅響歌頌句偈自成章縱横顛倒皆通達
神通游戲得自在聊以折伏不信心異香殊相放妙光

一叩宮門餘悉啓住是解脫不思議正如長者維摩詰
應世闡化靡不齊故於行道常接後化緣已畢示寂滅
迄今何翅五百年雖有文字傳未來蕪纇不能發實相
我觀龍津大居士己能深入不二門應緣雖現宰官身
於諸世味如嚼蠟燕閑清淨無所為乃以筆墨為法施
芟除潤色出妙語善慧之書乃光焰佛子若觀善慧書
當知三士無異法毗耶離城雙樹林及此龍津元一處
受持讀誦善思維普願發心無上道

瑞芝贊

宣和二年仲夏之初有芝生于沙陽鄧肅志宏家大小凡十有二色狀異常俯者仰者叢者特者紫者如椹黃者如金輪囷煒煌真瑞物也前史記孝行之美多以芝產其廬為異而梛子厚有言朽枿敗腐使受天澤餘潤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今志宏居喪如禮而又能銳意文辭期于有成以顯其親則是芝之生豈非孝誠所感而文字之祥耶梁谿李某為名其軒曰瑞芝軒使藏



芝其間後日有所攷焉且為之贊云

太虛磅礴鍾此和氣慶門其昌而產斯瑞厥瑞維何靈芝煌煌孝誠所致文字之祥有開必先其應以類力學顯親孰孝于是勉修遠業自奮于時匪我云然芝實告之

梁谿真贊

是為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

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梁谿四友贊序

山居有松竹蘭菊目為四友且字之松曰歲寒竹曰虛心蘭曰幽芳菊曰粲華各為之贊

歲寒贊

霜霰既零草木殄瘁惟茲歲寒獨立不改寸苗初植未離蓬艾挺然凌雲色參天黛虬枝茂葉舞影垂陰清風

徐來虎嘯龍吟與子為友貴相知心何以樂之寫此素

琴

虛心贊

君子學道其心貴虛此君之心一物本無勁節堅竦清影扶踈劒拔環侍十萬丈夫細細其香猗猗其緑滴露和煙鏘金戛玉與子為友惟日不足何年棲鳳慰此幽

獨

幽芳贊

天地和氣萃于幽芳言茁其芽薫然國香綠葉紫莖素榮縹房紉以為佩禦彼不祥採自深林置于座側不改其度其香滿室與子為友心同德一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粲華贊

我有佳友粲粲其華金英煒煌翠葉交加風露灑濯色香相知宛如美人象服逶迤可以忘憂莫如旨酒泛此粲華益我眉壽淵明一樽子美三嗅永結清歡相從白

首

瑞光巖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巖之佛殿香爐上其徒明顒來沙陽出畫圖示余以偈贊曰

菩薩遊戲于神通六道四生咸可入為欲化導諸有情故於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渺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鐫刻成

非諸菩薩威神力孰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
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橫生中
重為毛羣輕羽族破碎一切諸蠕動雖云妙覺不銷亡
無那沉迷益玄遠菩薩慈悲哀憫故化身與彼為導師
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
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精進趣菩薩皆具如是菩薩行

繡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無剎不現身出自鍼縷間神通亦如是光

華五采備成此六銖衣雲髻氷雪衣寳冠瓔珞飾莊嚴
行道相步步妙蓮花慈眼視衆生睟然見于色顔言瞻
敬者廻顧逍遥人繫縛本來無何往非自在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
金僊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
會既勤樸斵塗墍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
之所摹畫為未然者將毁其像而改造之始建是議而

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璀璨熠爚光奪人目士女童稚瞻禮讃歎隨意取之取已復生不可勝計于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亦得數百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果為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窣堵波種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像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

子體極堅固鍛鍊焚燒所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為不同耳蓋舍利子者報身之所成而此珠即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悉

建窣堵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化導諸有情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即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即與之既與出愈多不可為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道

縧塔贊

沙陽陳氏女以五色絲縷結成縧塔施栖雲璨上人璨

以示梁谿居士居士以偈賛曰
釋迦佛說妙蓮華從地湧出七寶塔欄楯幡幢及龕室
寶玲瓔珞震妙音四面皆出旃檀香散天妙華以供養
佛以右指開塔戶出大音聲却關鑰多寶如來示全身
讃歎說法分半座惟二如來共一塔至今此會尚儼然
何人建立窣堵波種種嚴飾悉具足綵縷縈結尺寸閒
高廣五百由旬等當知一念周圓時勝妙功德已成就
若能瞻禮復回觀人人具此如來體至心持誦法華經

彈指真塔當出現

富鄭公畫像贊

契丹自澶淵之後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歷間以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因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求關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奉命報聘既見其主為陳通好則人主専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彼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時知青州兼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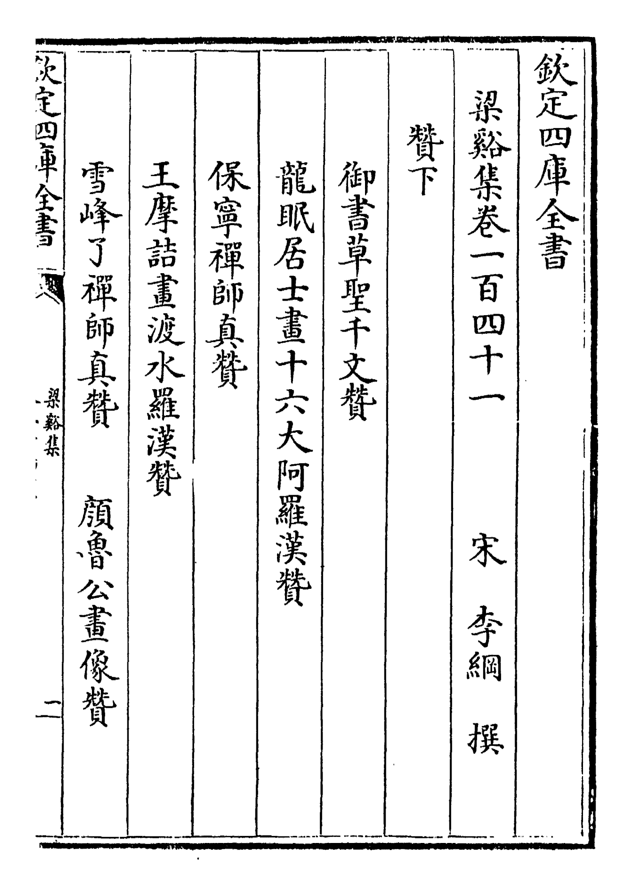
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廪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凡活五十餘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傳以為法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至相仁宗皇帝危言直節以道進退勲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事為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録慨然想見其凮采及來沙陽見公繪像于羅疇老家命工傳寫且為之賛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合之成體散之致用巖巖富公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王國其智伊何見于使虜敷陳利害以悟其主歡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見于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惠周垂訓將來何以行玆斷以勇克衆人所懼公獨不惑奪虜之氣厲色折之賑民之饑誠意活之我生後公今覩厥象丹青載傳朝夕是仰

如如軒贊

華屋千楹貪夫所娱一念休歇衺丈有餘是軒廓然含容太虛森羅萬象體自如如道人何為於焉宴居動静語默隨時捲舒盖将即此以善已而又以示其徒者歟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綱　撰

贊下

御書草聖千文贊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贊

保寧禪師真贊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雪峰了禪師真贊　　顏魯公畫像贊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

佛日杲禪師真贊

御書草聖千文贊

紹興五年冬皇帝以御書草聖千文賜臣子湋明年夏臣子湋刻之琬琰以示臣某又明年春臣某摹勒于石置諸豫章學舍宣聖殿守之陰正臨講席使學者得以瞻仰謹拜稽首而作贊曰

伏羲畫卦人文以成書契之作以代結繩篆籀而降秦

隷乃興規摹楷法有真有行衆妙且美萃于玆草疇克
工之心悟筆到芝靖羲獻主盟此道自昔英主鮮不自
好惟漢光武投戈講藝有唐太宗筆蹟奇秘底綏大業
實資勇智游戲翰墨乃其餘事於穆天子允武允文武
定禍亂文該典墳萬機之餘縱筆怡神作此草聖前無
古人人亦有言心正筆正妙哉心畫本乎湖静銀鈎鐵
組蟠屈剛勁雲漢昭回奎壁輝映如鳥行沙如蟲蝕木
鸞鵠停峙龍蛇起陸飛電繞樞垂虹飲谷千變萬態盪

糴心目一人之貴猶或勤斯咨爾多士胡可怠而學問積躬功名濟時其則不遠瞻之仰之載摹宸翰勒之嘉石龕于殿陰如魯屋壁天威在望得所矜式微臣作贊垂示無極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贊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手隐横板交十指爪前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名狀後有侍者乂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阿闍黎隐几合爪泊然無為懇請何人投

地作禮不起于坐應供千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拄杖左手握拳近口右手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前設鑪香後有侍者回顧一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指近喙廢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真獅子兒轉祕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跏趺以兩手叉指置足上昂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夷人佩劒曲拳後有蠻女捧香山而

立

又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塞于天淵俯仰無怍縱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下視一大蛇蟠繞石前右童子震怖擲淨瓶巾裓于地侍者抱撫猶竊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鬱屈亦用兹乎巨顙脩鱗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弭

第五尊者偏坐跣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于蓮花餅

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𪓟童子跪而觀之後有夷人

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滿瓯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于舉拂童子何知跪

觀戲𪓟六用不藏使之者誰

第六尊者靠禪板植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展經

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回顧後有

蠻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疲背依禪板讀經可為聊用遮眼植膝垂足獅子銜花杜具德機豈有斯耶

第七尊者反掌叉指跣足而立仰視空中一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數有見皆幻堂堂風儀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往將加持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鑪若說戒狀傍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前跪若受戒狀二

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煒然王者之妃前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蠻奴掖之下瞰巨浸觀蠻奴以竹器寫經卷花卉置水中有群魚銜經蜃氣成樓閣一龍出波浪間

龍魚祕怪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沒游泳具大悲心平等施之往因妙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頥並足而立仰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牀及方案上有古盆貯水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頥據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方虛禪座我欲攝衣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牀枒上拳指支頥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

宴坐便安支頥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就

掌取食了無驚猜馴承恩力

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語以右手據牀杨左手舒掌侍者以缾水滴掌中

敷座親密便于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瀝彼缾液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牀側後有侍者及二童子碾茶治具于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于指端童子茗供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鬚鬱然不剃植杖林間倚巨松而立觀二鹿出巖石傍銜花以獻麌麌群鹿出于巖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萬法皆了去髮留鬚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携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執旌旗從行鎖

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于此大空斕斑負經以侍有偉衣冠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于山林水石極幽絶處以袈裟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澗飲一方行一蟠結

巖谷窈窕林莽扶踈瀑布淙射蛇蟲之居衲帔蒙頭安然入定孰能出之其獨也正

紹興甲寅三月六日梁谿病叟書于長樂城東報國寺後二十日東林珪禪師見訪因以遺之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覷面孔雖然醜拙肚裏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說梁谿覔贊大小一場露布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阿羅漢具大神通飛錫凌空如履實地然巨浸與天永

戲躡一杯能徑渡云何溪澗咫尺間乃有種種難涉相前者已濟氣怡然後者將涉有難色老病扶攜壯者負足探策引褰衣裾祕其神力不示人如畏黃蘗所訶責我觀一切諸有情咸具神通并妙用空中示現十八變正眼觀時非吉祥善哉摩詰老畫師能以毫墨作佛事稽首十六大聲聞皆悉回心等正覺

雪峯了禪師真贊

粹然而深如玉在山而珠在淵頎然而長如野鶴之處

雞群謂是為了四大假合何者是真謂是非了五峯秀出望之儼然道與之貌丹青所傳其有不得而傳者耶皓月普分千水影清光常滿一輪中

顔魯公畫像賛

會稽李光守永嘉郡得魯郡顔公遺像繪于郡守之忠義堂昭武李某為之賛曰

英英魯公人中之龍為唐宗臣見危納忠巨盜起燕朔部風從獨嬰孤城以抗其鋒功雖不終志實可則間關

造朝號爲耆徳糾繆繩愆毅然正色姦邪媢之擯使去
國蹇蹇匪躬險夷一節迨其耄年奉使希烈氣沮兇逆
誠貫金鐵身雖可隕名不可滅巖巖高堂榜曰忠義非
公遺像其孰當置登斯堂者宜仰而畏師友其人無公
是媿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

如玉之溫有睟其容如山之峙有主其中論事有耆𮕬
之畓知人如衡鑑之公金百鍊而不耗水萬折而必東

置死生于一拾會理事而皆融吾不知其誰氏之學混儒釋而爲宗玆其所以爲了翁者歟

佛日杲禪師真贊

聞佛日之名而未識其面見佛日之相而不聞其言心契神交未識面可也目擊道存不聞言可也如水中月雖非實見已有清凉之意如獅子吼雖未發聲已有畏仰之心自非真是恁麼人辦得恁麼事衆所推許疇克爾耶雖然孤峯頂上訶佛罵祖彼佛日也一幅丹青黙

然無說此佛日也孰是孰非必有明眼人能辨之者咄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一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綱 撰

頌箴銘辭

甌臾銘

沙陽和歸去來辭　秋風辭

瓊山和歸去來辭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并序

唐天策府十八學士閻立本畫像褚亮贊淵聖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騄才德兼備太宗御之六

轡耳耳嘶風颯𩙪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緗素千載
風流遇之旦暮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識其姓
名人物圖繪及兹宸藻是為三絶萬世之寶沙漠苦寒
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嘒其涕潸安得傑才如彼諸子扶
翊中微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為御以歸老臣衰疾跂而
望之

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六箴序

予行年三十有八而未聞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作六箴以自警

言箴

意蓄于心宣之以言辭達而已多則贅焉惟仁者為能以言利人惟智者為能不失言于人仁智者予之所未得也不務本而務末胡不默默而多言以自賊耶

行箴

言者虛辭行者實跡與其言丈不若行尺言之非艱紉

者能之行之維艱老者病之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貴之嗚呼非斯人吾誰與歸

學箴

學以致道積于厥躬人而不學智有盲聾凡百君子學然後知不足非琢成器何貴于玉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益為損資學為道本未嘗務學何以絶為赤子匍匐乃能奔馳明以告子學以聚之

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禄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肺肝蹲足已非自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

名箴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有心取之是為怨府古之至德民無能名過情之譽何足為榮令聞令望有聞有聲得之不愧明德維馨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汝不務德

而買名以害其生耶

直箴

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直情徑行君子所悼晉有叔向古之遺直世無孔子孰爲歎息水致曲以通于海木致曲以全其材子胡不學而鈎直以自貽其菑耶

素齋箴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爲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汙營營易黮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

會之反汨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紫奪朱惟正惟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禄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于斯體道拯溺湼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于余庶幾有志于道者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

求仁堂八君子銘序

予日居求仁堂所與友者几杖硯筆樽壺琴枕八君子也各為之銘以著益友相成之義

直几

斲木為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慚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匪雕匪飾自全厥美隐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死灰槁木

方杖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往後世靈壽因以徼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剛徤篤實用行舍藏曳策逍遥丘園之寳孰為老龍放之而笑

璞硯

黟歙之石溫潤如玉可磨可鐫是資簡牘匠氏衒巧求售于人奇形詭狀制度日新我製斯硯獨全其璞其平

如砥不假雕斵澁不留筆滑不退墨文字之祥維以比德

象筆

篆籒之變是生草隷束縛以書創物之智毛穎既得封于管城震掉不律惟以太輕我製斯筆其管以象運用可意如兵隨將惟象之齒感雷則文援毫寫之其辭如雲

自窪樽以下四銘闕

多言人銘

李子遊于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古之多言人也勿誚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以詳胸襟流出與道翺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荅響應而不藏洪纖感物如鐘之撞抑揚在指如琴之張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悅可人意炳煥鏗鏘孰知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黄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于文字文字

相宜孰能測量達于語言語言解脱孰得稱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説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古相廣長是以予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日黙而未嘗黙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曾説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鍇惟道之極言黙不足以載故予游戲于辨才三昧聊自得而徜徉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

座右銘

予名堂曰求仁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未嘗須臾離也作
座右銘以自警焉其文曰是心廓然無有邉際徧周法界
同一真體強名曰仁求之在己不屬中間非内非外一
以貫之萬物皆備視聽言動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必在
於是克己則見復禮則親一日如斯天下歸仁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擴而充之以及斯民德被草木信及魚豚
本無别法一視同仁害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
生埃壓不即不離非妄非真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

體是號曰能仁顔氏之子請事斯言勒銘左右以代書紳

潛菴銘

龍興深老作潛菴梁谿居士為書其榜且銘之曰

魚龍潛于淵釣罩絶機械天地潛于心方寸具覆載諦觀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問云何潛非内亦非外寶刹現一毫須彌藏一芥萬緣息一機衆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那見怪百鳥不銜

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識潛庵人
豈離這皮袋

普現庵銘

蔣山佛果禪師勤公築庵于舊方丈之側東吳李彌遜
以普現目之梁谿李某為作銘曰

一月普現一切水水月無盡月惟一如來普現群生前
化身億萬亦如是譬猶一燈變百千光明晃耀無量數
又如兩鏡互相照重重妙影咸攝入我觀此庵方丈地

而能變含十方界諸天宮殿衆地獄日月星宿及山河
人畜龍僊之所居皆悉容受不廹迮誰能住此作佛事
現身隨類為說法種種化導諸有情而實無一得度者
刼風吹鼓世界壞刼水漂流火洞然此庵初無變壞相
風災水火皆熄滅雖云無刹不現身乃是至密藏身處
佛子若住普現庵當作是念為正念

芝軒銘

清原山因山水暴至發屋長老師珪得芝草于片瓦之

上十葉爆然遂以名軒而求言于梁谿居士為作銘曰煌煌靈芝秀于片甓迅流霆斧為發其幂無情說法非耳者聞雲蒸霞濯普香所薰玉潤金堅爍然十葚眼正則祥見邪則錯惟道人珪禪苑之芝式告觀者不須尋思

甌粤銘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汝為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帥師輕進而沒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勢益張陵

櫟郡縣莫敢誰何群盜歆豔環視蠭起紹興改元之冬
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邑破卲武犯南劔氣
燄熾甚福帥程邁以聞上命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孟庾
為宣撫使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
總神武兵步騎三萬水陸並進既次近境賊猶抗拒屢
戰屢捷徑薄城下猶負固不服攻圍累日乃始克之仰
體仁聖好生之德寛釋脅從老稚士女案堵如故勦殄
賊黨以鉅萬計分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

方敉寧惟甌粵為天下至險其民尚氣而好鬭胥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挻為亂自相屠掠不可勝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因循至此而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固宜然二說雖殊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子之恩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于父子之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不為

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之羹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仲非之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因果報應又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藥石之言明著勸戒稍革其風乃作銘曰

人之大倫惟君與臣尊卑既定其誰敢干閨闈之内父子天屬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為父戕子為臣叛君逆道背理何以為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翦屠其孰能救相彼甌粤民俗剽悍負氣尚勇輕生喜亂巨盜捱之

逄附蟻從曽未期年同惡内訌王師之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鋒蝟斧螳猶敢旅拒轉戰逐北嬰城自固怒其豰麑以抗喬嶽翦其萌芽以傲霜雹肥牛僨豚一舉碎之宥彼脅從翦其鯨鯢凶徒逆儔尸相枕藉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焚爾甲胄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砥礪名節勒銘山阿敢告耆耋

沙陽和歸去來辭

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典麗閑放冠絶今古非止獨步江左一時而已後雖有作者莫能及也予謫官沙陽地僻家遠慨念庭闈形如夢寐適中表吾今罷官西上取道浙江於其行和淵明之辭以示之非敢追繼前作姑叙區區之情庶幾見吾親以此慰其心焉

歸去來兮負罪遠謫何時歸惟戇愚之妄發奚流落之足悲顧消埃之何補嗟駟馬之難追荷天恩之寛大省

往咎而知非邈庭闈之安在箧戲綵之萊衣念蓼莪之終養聊詠歌乎式微發于夢寐精爽宵奔髣髴慈顏歡然倚門爰入我廬圖史故存諸季環列酌此一樽恍晨鐘之驚悟慘酸鼻而感顏非吾親之為念其何適而不安寓禪房之岑寂閒春晝而閉闗岩溪山之秀美時散策而往觀望飛雲而陟岵悲遊子之未還豈翔集而爵躍方跼蹐而靦桓歸去來兮願良朋之與遊備萬物于我身懼放心之不求味理義之可悅樂天命而無憂課

谿之濵有泉石與田疇言𤾉我屐載浮我舟不汲汲于三釜聊欣欣于一丘藝蘭菊于小圃友龜魚于清流憇山樊之真宅誠無愧于閎休已矣乎雷霆雨露各一時天之震曜初不留予今駕言將西之為語吾親歸可期奉甘旨于晨夕躬耒耜而耘耔尋北山之舊隱補南陔之雅詩助堯民之擊壤終此身以何疑

秋風辭

秋風起兮黄葉飛遠客異土兮未能歸白露降兮悴衆

芳懷美人兮悵難忘變星霜兮阻山河風異響兮水增波遡明月兮發浩歌群陰積兮浮雲多歲聿云暮兮奈愁何

瓊山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吾今蒙恩真得歸慨國步之方艱撫世故而增悲跡雖滯而心往時既失而何追悼匪謀之無策惟有識之知非致翠華之播越猶旰食而宵衣顧一身之飄零如流螢之已微我歸中州匪紓匪奔再涉鯨海脫

此鬼門父子相從僮僕僅存酌酒相慶翠杓綠樽思往
來之夢幻粲一笑而解顔方問途以訪家悵何適而可
安紛寇盜之蟻結驚突騎之窺闞萃百憂于方寸渺萬
里而遐觀念八駿之北狩踰三冬而未還雖短褐之云
多豈復羡夫軌桓歸去來兮期汗漫以遠游既抱病而
已廢復與世而何求冀英俊之竝鶩解斯民之隠憂梁
谿之濱有先廬與故疇言秣其駒亦汎其舟傾採薇而
散髮投脫兎于林丘雖血氣之已衰庶精淳之不流聊

頤性而養壽以待盡于真休已矣乎盛衰理亂各一時

氣機默運初不留造物為此將安之天地不終否九六

亦有期忽天心之悔禍化戈甲為耘耔玩折肱于羲易

詠考槃于衛詩諒吾心之已決可投龜而不疑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二